



乒坛“魔术师”张燮林

中国乒乓球的辉煌历史中,张燮林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运动员时期,这位乒坛“魔术师”,以独特的直拍长胶削球技术独步天下。转型为教练后,他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,引领中国乒乓球女队登上一个又一个巅峰。如今,耄耋之年的他,依然心系体育强国梦,躬身力行推广乒乓球运动,倡导全民健身。

9月13日,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,授予张燮林“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”国家荣誉称号。“党和国家一直惦记着我们这批老运动员、老教练员,我非常荣幸和激动,这个荣誉是对我一生的肯定。”张燮林说。

追逐热爱 为国争光

1940年,张燮林出生在上海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他的球拍全靠自制。“整个小学就一张乒乓球台。放学后,抢不上球台,我就在空地上画一张‘球台’,中间划一条线当网。在学校上劳工课时,拿旧的三合板当原材料自制球拍。”张燮林说。

凭借满腔热爱,张燮林练就一身扎实的基本功。随着年龄增长,他的天赋与努力有了回报,不仅在各类业余乒乓球比赛中屡获佳绩,还获得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称号。

后来,张燮林成为上海汽轮机厂技校的一名学徒工。他经常上午在郊区的工厂劳动,下午前往市里参加比赛,次日一早再赶回工厂。没有专业教练指导,他就通过观摩专业选手比赛,摸索适合自己

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

1945年7月,段文杰从国立艺专一毕业,就准备奔赴敦煌。到了四川绵阳后,他想先回家看看,恰巧有一辆货车要去剑阁,来不及与家人告别,就直接坐此便车前往。断断续续走了好多天,8月中旬才到兰州。到兰州不久,抗战胜利,“我当时正准备去敦煌,忽听传言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已撤销,现有人员都要离开那里”。不久,所长常书鸿一家也到了兰州,段文杰向常书鸿表达了去敦煌的愿望。常书鸿对段文杰说,现在有人要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,我这次就是要到教育部落实一下……你不如在兰州等候消息,等我回来再一起到敦煌去。

段文杰在兰州一边干零活一边等待。一年后,他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还要继续办的消息,常书鸿也从重庆返回,他们一起从兰州向敦煌出发,于1946年中秋前夕到达莫高窟。到达敦煌莫高窟后,段文杰迫不及待地钻进洞窟,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古代壁画原作,一口气看了几十个洞窟,受到极大震动。他说:“我

的打法。

这份坚持与执着,为张燮林带来了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。1959年,这位19岁的业余选手不负众望,为上海队在第一届全运会中夺得男团金牌。

此时,成为职业运动员还是回工厂继续工作,困扰着张燮林。“领队看出了我的心思,跟我说,‘小张,你到工厂去,做四级工是不错的。不过全上海四级工有一大堆,但能打好乒乓球的,就你一个’!”张燮林回忆说。

一想到能够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,在热爱的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,张燮林毅然选择了前者,“这个选择绝对无悔!因为我太爱乒乓球了。”

进入国家队后,张燮林的技战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。国内比赛中接连告捷,国际赛场上更加自如。在第27届世

乒赛上,张燮林轻取日本选手,为男团夺冠立下奇功,并与王志良配合拿下中国队历史上第一个男双冠军。在第31届世乒赛上,他与林慧卿搭档,夺得中国队首枚混双金牌。

执教有方 与时俱进

张燮林退役后成为国家队教练,继续为中国乒乓球事业耕耘。1975年,他临危受命,出任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。在他执教期间,中国女队夺得十届世乒赛团体冠军、三枚奥运金牌,并多次蝉联世乒赛单、双打冠军。

张燮林总结道:“国家队教练员首先是‘采购员’,要眼光独到,把有发展前途的运动员吸收进来;然后是‘指导员’,既发现问题,弥补不足,又发扬长处,优势为先;最后是‘推销员’,把爱徒推举到

世界大赛中去,为国家争光!”在张燮林的执教理念中,扎实的基本功和全面多变的打法是队伍长盛不衰的关键。“基本功是任何体育项目最基础的东西,一定不能丢!要练好,练得扎实!”同时,他也鼓励运动员在比赛中敢于创新、敢于突破,以多变的打法应对不同的对手。

在张燮林的悉心栽培下,一批又一批优秀运动员脱颖而出。世界冠军刘伟回忆:“张指导为每一位运动员制定训练计划,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发挥优势。他常说‘没有杀不死的球,没有救不起的球’,给我们很多鼓励。”

“当时主张百花齐放,世界上有的打法,我们都有。打法多了,对方才难以捉摸,这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。”张燮林笑着说。

张燮林的执教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。1989年,他被评为“建国40年以来杰出教练员”;13次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。1996年,国际乒联特授予他“优秀教练员特别荣誉奖”,迄今他仍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人;2008年在第49届世乒赛期间,他荣获“国际乒联杰出贡献奖”。

(据新华网 胡佳丽/文)

各方面的力量,把敦煌学的研究搞起来,以改变‘敦煌在中国,研究在外国’的不光彩的局面,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。”

1984年,甘肃省委决定,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,段文杰任院长。短短几年时间,在老一代敦煌学家带领下,中青年学者共同努力,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,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和好评。

1987年9月,“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”在敦煌莫高窟召开。段文杰先生自豪地说,“过去八十年的敦煌学研究,徘徊在欧亚之间,巴黎、伦敦、东京曾举行多次学术讨论会,发表了许多论文”,“今天我国敦煌学蓬勃发展,欣欣向荣……特别是1987年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,这意味着八十年前出走的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”。

现在,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,如果没有中国学者参与,其权威性肯定会大打折扣。我们完全可以说: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世界,也在中国。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刘进宝/文)

段文杰: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也在中国



作为学者的段文杰,与敦煌石窟结下了长达65年的不解之缘。在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艺术研究方面成就突出,是“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”,被誉为“敦煌艺术导师”“敦煌学研究的领军学者”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段文杰坚忍不拔的开拓,就没有敦煌研究院的今天。

真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,饱餐了一顿。”受到敦煌艺术的强烈感召,段文杰决心在莫高窟长期坚守下去。

“临摹学”的开创者

加入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后,常书鸿指派段文杰担任考古组代组长,“主要负责临摹和石窟编号、内容调查、石窟测量等工作”。他对参加临摹的同事说,临摹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壁画和彩塑,“有损于壁画原作的临摹方法,我们必须改变。如用透明纸蒙在洞窟原上进行临摹的所谓‘印稿法’,人的手和笔隔着一层薄薄的纸在壁画原上按来按去,划来划去,必然对壁画造成伤害。这种‘印稿法’绝对不能再用,只能用写生的办法进行临摹……对临摹的作品一定要注

意忠于原作,不能用现代人的造型观点和审美观念去随意改动古代壁画上的原貌。我们的临本是要给人看的,要让人家看到真实的敦煌壁画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段先生临摹壁画的原则是:一要对得起古人,二要对得起观众。其目的是准确地反映古代匠师的艺术成就,让现代观众感受到传统的精彩。

为夺回敦煌学中心而奋斗

国际学术界一直流传着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外国”的说法。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负责人的段文杰,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推动敦煌学研究工作向前发展。1982年6月30日,段文杰给教育部写信,商谈敦煌学会的筹备工作:“对于成立敦煌学会,调动



麦子里捡来的孩子

赵萍

一个初夏的早晨,我获得了一个惊天大秘密:四大娘家的小娃娃是麦子里捡来的!

那天,我照例又跑到四大娘家去玩儿。一进门,就看见四大娘家的炕上又躺着个黑发、大眼、粉白粉白的漂亮小娃娃。我万分惊讶:大娘,这小娃娃是哪儿来的?因为这四大娘家已有四个孩子了,怎么又有一个?四大娘则说是麦子里捡来的。

我的心中一阵窃喜,心想,明天自己也去捡一个,长大了跟我玩儿,我就有伴儿了。那时我过着独生子女般的生活,我和爷爷、奶奶在老家生



活,兄弟姐妹和父母在遥远的城市生活。

第二天我起得很早,悄悄地跟在去浇地的爷爷身后,走到了麦地里。谁也没有发现我。我在麦地里轻轻地走,生怕踩着地上的孩子。后来我就趴在地上细心听孩子的哭声。可没有听到哭声,只听到树上小鸟的叫声,和地里昆虫的歌唱。趴着趴着,我就睡着了。

我躺在麦子里,那一觉睡得真是香甜甘美。青草铺在身下,阳光盖在身上,高高的麦子在四周保护着我,环绕着我。我简直不想醒。后来无论我的爷爷、奶奶和左邻右

舍的各家亲人们,怎样急切地呼唤我、寻找我,我依然美美地徜徉在梦中。

后来,亲人们一个麦子垄、一个麦子垄地趟,终于在我家麦地对面那家的麦子垄里把我找到了。爷爷把我抱回家的时候,我还在睡着。直到闻到饭菜的香味儿才醒了,然后狼吞虎咽地吃饭。

第二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事儿,让我怀疑自己也是麦子里捡来的孩子。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,村里搭了戏台唱大戏,小伙伴们们都随父母去了。我吃饭的时候,大人们还催我快吃,说吃完了看戏,我埋头吃了一阵,一抬头,发

现大人们大都走了,只剩了犯哮喘病不能出门的奶奶。我大哭,想跑出去看戏,奶奶拽着我:等你长大了,到了你妈那儿,天天看戏。奶奶的话,犹如一颗炸弹,炸醒了我:原来我有妈妈,可是我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。我哇哇大哭了整整一夜。原来妈妈才是我最亲的亲人,可她为什么不要我?我疑心自己是麦子里捡来的孩子,不是他们真正的亲人。对此,在好几年的时间里,我深信不疑。

直到有一年春节,爸爸带着姐姐回家过年,人们惊呼我们俩长得真像。我一看,真的很像,才打消了这个疑虑。

秋香色

章铜胜

秋香,是一种蕴含丰富的秋之香味。秋之香味,来自秋天的花朵、果实、种子,也来自收割过的田野里秋风带来的味道。

秋天的种子是香的。在秋日的晒场上,你用双手捧起一把刚刚收获的稻谷、大豆、玉米、高粱,或是其他的农作物,放在鼻翼之下深吸,一定能闻到那些农作物特有的清新香味,虽然它没有煮熟后在餐桌上品尝到的浓郁,其特有的清香却持久而又坚定。而且,在收割过的田野,庄稼新鲜的茬口也会留下甜香味。放牛的时候,我看见老牛吃草时爱将鼻子凑到新割的稻茬边嗅上一小会儿。田野里的秋草,虽然有些凌乱,但被太阳晒着,也有着冬天里被太阳晒过的棉被上的香味,好闻极了。

至于秋花的香味,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桂花。因为桂花的香味太浓了,给人的印象总是深刻的。但我坚信在所有季节里盛开的花朵都是有香味的,那些选择在秋天开放的花朵也不会例外,如茼蒿、牵牛、茱萸、红蓼、木芙蓉

蓉之类的花朵,它们的香是藏的,需要我们去靠近,去发现,去细心地体味。

秋香不仅仅是一种气味,还是一种色彩,一种走向成熟的色彩——秋香色。

水稻扬花后,稻子开始灌浆,一天天饱满起来,等到稻子快要成熟时,稻壳的颜色也由绿变黄。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,稻子的青绿色渐渐淡去,未黄之前,那绿中带黄的颜色,就是秋香色。

秋天的雨中,银杏树叶子的翠绿变淡了,透出一小点的黄来,这是银杏叶的秋香色。

自然中的秋香色,是秋天走向成熟、华丽、绚烂的铺垫,是变化着的,又是短暂的,稍不留意就错过了。

很多人并不能准确地辨认秋香色,秋香色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颜色呢?

读张爱玲,常被她笔下那些丰富而又华丽的色彩所吸引,并为之叹服。对色彩敏感的张爱玲没有直接写秋香色,但她在小说中《第一炉

香》里曾写道:“那时天色已经暗了,月亮才上来,黄黄的,像五色缎子上,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,烧糊了一小片。”那五色缎子上不小心被香灰烧糊了的一小片,就是青色里衬着一点黄色,晕染得非青非黄、似青似黄的颜色,那就是秋香色。

当我们去做一个在生活中有心的人,而不只是“远远看着”,让生活“似烟雾一样”,就不会错过生活中这些美好的体验。

最近碰见一名骨科大夫,他是四川一个偏远小县城的医生。这位桑格格医生的几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说:“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,大环境对人其实没有太高的要求,都是自己要求自己。”
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虽带有一丝遗憾,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持,和不易察觉的骄傲。这种气质,就是高手的气质。

(摘自《读者》) 微言

甜蜜的陷阱

羽微微

记得有年夏天
荔枝花开得很盛
蜜蜂嗡嗡不停
像是花开的声音
花开得太好
一只蜜蜂的翅膀被花蜜粘住
飞不起来
却没有焦急的样子

那时只觉得阳光灿烂之下
全是盛景
我也正当年轻
充满着热情和幻想
如同那只蜜蜂
从不害怕什么甜
蜜的陷阱
(摘自《人民文学》)

